

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
国家95规划重点图书

王中才\著

遥远女儿岛

一百五十年前，一群难民流落一座杳无人烟的荒岛上，为求生存，重演“知其母不知其父”的故事；

一百五十年后，同样为求生存，小岛的女儿组成歌舞班，扬起雄伟的大炮；

五个女人，一个团长，许多战士和许多男人，用大炮演奏出英雄交响曲；

女炮手为理想而爱，战士为理想疏远爱。爱在他们的心中永存；

男人们为性而爱，结果是南辕北辙，爱离他们远去；

粗俗的陋习，愚昧的乡规，落后的文化，演绎出似是而非的绯闻，人言可畏，大炮黯然失色；

苦难，希望；跌倒，奋起。女炮手十年期待，望眼欲穿；老团长十年寻觅，欲归无期；

十年后，女炮手重振雄威，而金钱和商品使她们感到一片迷茫；

一个神秘大亨光临小岛，原来正是他们日夜挂念的老团长；

五个女人，一个团长，许多战士和许多男人，再次演奏起大炮的英雄交响曲；

可是，女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女人，团长也不再是当年的团长，大炮的英雄交响曲还能是当年的交响曲吗？

遥远女儿岛

王中才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遥远女儿岛/王中才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8.1

ISBN 7-5033-0958-X

I. 遥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·中国·当代 IV. 1247.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.625 插页:1

字数:268千字 印数:1-11000

定价:15.50元



王中才，1940年生于大连市，祖籍山东省宁津县。1961年由天津财经学院应征入伍，历任战士到秘书等职。1972年调《解放军文艺》任散文组编辑和副组长，长达近十年。1981年请求调到沈阳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，至今约发表300万字作品，结集10部。其中获得两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若干省级以上刊物奖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辽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。

目 录

上篇：娘肚里听来的故事

在我蹦到这个世界上之前，我们岛上就存在着奇特的女人问题，还有一个古怪的孙不肖。男人们说，这是岛上所有大事小情的潜在起因…… (3)

她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，也叫什么花花草草的，稀松平常得很。之所以改成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蒋介石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。 (12)

女炮班就设在我娘的家门口——老砲子。那是向东伸出去的一个小半岛。如果说我们的岛像个大桃子，那么老砲子就是桃子把儿。 (22)

自从我娘带领女炮班堂而皇之地接管了这门大炮以后，就像英雄美人久别重逢，大炮格外来了精气神儿。 (27)

奇怪的是，蒋介石并没反攻大陆，其原因恐怕只有

他自己知道。但我们岛民自有我们岛民的说法。

(39)

可是,这次女炮班却出了意外。她们正尽情地揉搓冰肌玉肤,忽听见“噗嗵”一声,一块石头从老砣子半腰滚落下来。 (49)

当别人堵上门来向我娘求婚的时候,他蹲在门槛上冷眼旁观。他心里有数,别人都是白忙活,我娘注定是他炕上的主儿。 (54)

这一幕,除了我娘和团长以外,还有一个人知道,那就是鲍玉娥。因为她正趴在窗外偷看呢! (60)

“女的,站个鸟岗!”他像梁山好汉鲁智深那样骂了一句,“唬弄别人还.....还行,可唬弄不.....不了俺。鸟呀!还不是想到老砣子蹭蹭..... (66)

女炮班站了半个多月的夜岗,两腿发麻,两眼发酸,却没发现水鬼的影子。只见月牙湾外的水面上闪动着星星海火,像散金碎银般地涓涓流淌。 (73)

鲍小嫚正莫名其妙呢,又见她顺着小路走下去,到了月牙湾沙滩,脱去了红绸子大裤衩和水绿小衣,在月光下赤条条地一丝不挂。 (79)

孟团长的一席话,将我娘的一脸冰霜溶化了。从昨晚到现在,我娘头一次露出了妩媚的笑容。 (86)

我娘站在洞里,看着洞外夜色里迷蒙不清的大暴雨,觉得浑身发冷,心里悄然升起一丝恐怖。 (94)

开始我娘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个赌注,俩人争得脸红脖子粗,最终我娘妥协了。因为我娘心里断定:团长肯定赢不了。 (97)

这次团长没让年余动手，自己弯腰张臂，“呼”地一声将那块巨石提起来，往右腋下一夹，大步流星地走到周石头的房后，原封不动地轻放在原处。 (103)

那一天是 1965 年 8 月 3 日，正是农历七月初七，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。我娘已经是 22 岁芳龄的成熟女人了。 (109)

谁也没有想到，半个月后，我娘突然决定结婚了，新郎不是别人，正是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周石头。

..... (121)

中篇：生存的浪漫

实际上，我出生的当天，就已经有人对我出生的时间产生怀疑，并很快成为全岛的热门话题。 (131)

麻杆何许人也！说来此人也算有点来历。他也姓鲍，和鲍玉娥是远房兄妹，因此他独叫“玉娥妹子”，以示关系格外亲近一层。 (140)

这时，一个几乎被全岛忘却了的人物走了出来。他的出现，既令大家忍俊不禁，又令大家惊骇不已。

..... (145)

我娘失败了，并没真正失去班长的职务；鲍玉娥胜利了，并没真正得到班长的职务。其中的奥妙实在难以说得清楚。 (152)

底下的话就大不雅了，鲍小婧听得心里怦怦乱跳，鲍小嫚的笑肉也痒痒了，只得拉起鲍小婧匆匆逃离窗下，一路笑着跑回老砣子。 (158)

鲍不算老爷子最爱哼唱此歌，他每到太阳西沉、夜幕初落之时，就手持他算卦用的竹筒，用一根竹签敲着，沿着海岸边敲边唱。 (162)

船要下水了，那些大老爷们儿很觉得惋惜：这么十二条活泼泼的好肉，难道真地去陪伴乌龟王八不成！
..... (172)

他们的运气真好，出远海以后，一直风和日丽。周木头每天拐着瘸腿，猴一样地爬上桅杆，手搭凉棚观察鱼情..... (177)

李翠珠的飞眼，使周木头块垒顿消，且飘飘然起来。他想，鸟呀！俺要鸟权干鸟事呀！俺要的是女人，女人..... (184)

沉浸在无限无限.....之中的，还有两个人，那就是鲍不灵和鲍多能夫妇。 (191)

谁曾想，“十鲜宴”刚进半酣，大家欲醉未醉、似饱非饱之时，鲍小鳗领着寡妇们闯了进来，其后跟着周木头和毛老大，最后竟是我的娘。 (199)

奇怪的是，这些揭发信竟没有一封提及我的种源问题。大家都认为，这是年余的良苦用心，他把涉及这类问题的段落都避过去了。 (206)

“孩子是谁的，只有俺说了算。”我娘说，“孩子不是从别人裆里掉下来的，别人有啥资格说三道四！”
..... (212)

于是五个半老徐娘把我挤到炕头上，她们裹着被子偎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有打有闹，天快亮时才东倒西歪地睡去。 (219)

下篇：远来的轮船

参加了老司令员的葬礼之后，我娘决心重建女炮班。结果完全出乎她的意料。…………… (225)

我娘怎么也没想到，在她摔门而去之后，老鲶鱼得到一个意外的信息：有一位神秘的巨商，曾打听过我娘和女炮班的情况。…………… (234)

两条汉子私下密谋之后，又隔半年，在一个万籁俱寂的秋夜，老鲶鱼背着一根栗子树枝，偷偷敲打我娘的屋门。…………… (239)

我们娘俩无言地迈上老砣子的小路，我娘才发现，老砣子再也不是她的老砣子了。这里实际上已经是周木头的一统天下。…………… (245)

我忽然想起，人们都说幼年时的鲍九九腥气冲天，于是，我下意识地抽了一下鼻子，结果是一股似有若无的香气沁透我的脑心。…………… (253)

我终于认识到，我靠唱歌，靠讲故事，是不可能把鲍九九从周木头身边拉回来的。但我可以靠我的娘，靠我娘给鲍九九一个女炮班的班长头衔。…………… (263)

我娘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，她一头扎进老屋里，换下海水浸湿的裤子，就开始翻箱倒柜。…………… (269)

我羞恼而困惑地望着她的背影，忽然隐约发现，她的后脖领上挂着两枚野菊花的绿叶，瓣梢上还有一朵小黄花在轻轻摇颤…… …… (276)

从鲍小嫚的家里出来，我娘像被潮水推上沙滩的

- 海星，马上失去了光彩。她低眉塌肩地走去，脚下仍发出“呱叽呱叽”的响声 (284)
- 周木头唯唯诺诺地走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：他们的密谋已经成功，即将大白于天下了。 (294)
- 老鲶鱼欣喜若狂地看完公函，竟神色大变，怅然若失，呆若木鸡。 (305)
- 老鲶鱼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，忽地跳将起来，像审问一个偷盗老手似的，厉声问我：“你是从哪里搞到手的？” (313)
- 周木头见大势已去，已无需隐瞒什么，便低着头，非常留恋地说出了这段往事。 (323)
- 这日万里无云，海天轻荡着绸缎般的蔚蓝。骄阳当头的时候，一艘银白色的轮船，高昂着头，潇洒而缓慢地滑进港湾。 (332)
- 我很不情愿，这不是扔给鲍九九一个香饽饽吗？但我还是大大方方地应承下来，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得猥猥琐琐。 (345)
- 我不能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趁他俩都在的时候，我一定亲自解开我的出生之谜。 (349)
- 这一天，确实是农历的七月初七，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。但我的娘却没来同他相会，使老碗子蒙上了一层凄迷的夜雾。 (359)
- 这个会好像是一个神奇的分水岭。会后，我们岛发生的所有事件，几乎都是喜剧。即使是悲剧，也都有几分喜剧的色彩。 (377)
- 我的娘，除了女炮班，你还有啥？ (390)

上
篇

娘肚里听来的故事



在我蹦到这个世界上之前，我们岛上就存在着奇特的女人问题，还有一个古怪的孙不肖。男人们说，这是岛上所有大事小情的潜在起因……

当然，关于女人问题，不仅我们岛上有，其他岛上也有；不仅海岛上，陆地上也有。凡有女人的地方，都有个女人问题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但我们岛上的女人问题和其他岛不同，和陆地上更不同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

为我们这个岛本身就很特别。
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国家离陆地最远的几个小岛，都在南海哩。我们的小岛当然不能同那里的小岛相比喽。但用一句文雅的话说，我们的岛也可以说是孤悬海外了。到底有多远？我不知精确的海里。但我听说过，日本鬼子一个炮连曾霸占过这座岛，后来炮连撤走了，留下三个大头兵充当岛上的主宰。这三个大头兵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，思乡心切，每到响晴的日子，他们常爬到岛上的最高峰，向东南方的日本朝拜。有一天，他们像疯了一样呼号乱叫起来，鸡啄米似地向东南磕头，说看见了日本长崎的烟囱在冒烟……你想想，他们能看见日本长崎的烟尘，足以证明我们的岛离大陆确实是太远太远了。后来有人说，那是他们想家想得心慌意乱，看花了眼；也有的说他们看见的不过是海市蜃楼；更多的说法是，他们看见的是美国扔下的原子弹造成的蘑菇状烟云。因为那以后不久，三个日本大头兵就面向东南剖腹自杀了。

不过，我们岛奇特的女人问题，并非仅仅因为离陆地太远造成的。更主要的原因是，我们的岛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来历。

听老人们说，大清道光年间，这是座没有人烟的荒岛。有年山东大旱，农家熬到秋凉，竟颗粒未收，眼看着饿殍遍野，母子相食，有些走投无路的饥民，成群结队地奔波到沿海，哄抢了三条大木船，逼使船家带领他们到海外谋生。不料夜里遇上了大风暴，同行的两只较小的木船被恶浪掀翻，幸存的一只木船也在风浪中迷失了方向，像个瞎子一样在海上逛荡了两天，无意中撞在这个岛的一个沙嘴上，搁了浅。半死不活的饥民们睁开眼一看，满岛半黄半绿，都是毛栗子树，黑

鸦鸦的毛栗子张着嘴儿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，饥民们你推我搡地跳下船来，顾不得毛栗子钢针一样的硬刺儿，剥开外壳狼吞虎咽起来，直搞得两手滴血，满嘴白沫，当场噎死了三条汉子。

这时，有一位年岁最大的干瘦老汉跳了出来。他站在一块圆鼓一样的大礁石上，哑着老嗓高叫：“休矣！休矣！”起初大家听不懂他的话，经他翻来覆去地解释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他是劝大家节食。他说，像这样狼吞虎咽下去，必将酿成大病，不大病也得大乱。大家看看那三条刚刚死去的汉子，认为他说得在理，于是就推出他来控制大家的饮食。他也当仁不让，当即组织大家采摘毛栗子，剥壳凉干，在礁石上磨成粉。他又劝说有家难归的两位船家留在岛上，领大家伐树造船，训练大家补网打鱼，拣拾浅水和礁石上厚厚的海参、海虹、鲍鱼和扇贝。磨好的栗子面和捕捞的海物等等，都是集体保管，定量分配……就这样，100多口人相依为命，竟然在岛上定居下来。

可是瘦老汉万万没有想到，两条腿和四条腿的毕竟不同。四条腿的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自然也就心满意足，即使心怀淫念，也要等到一定的时候。两条腿的就精明得多了，都知道“温饱思淫逸”的道理，肚子刚刚鼓起三天，传宗接代的玩艺儿就蠢蠢欲动了。按说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谁想动动找个僻静的地方动动就是了。难办的是这一百多口的男女比例失调，女不过三十左右，男竟达七十有余，因此难免激起雄性相搏，不到一个月，竟发生了五起流血事件。瘦老汉百般无奈，他将一百多男女召到岛的最高峰，在那里竖起一块巨石，用黄土块写上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”九个大字，点燃了三

根草棍儿，插在巨石前，权当香火。然后他三叩九拜，老泪纵横，对天祷告：“敬禀者，羞不具名，实不肖孙也。为逃劫难，率鸟合之众，远避荒岛，茹毛饮血，赖以存活。然雌少雄多，为云雨事，辄起纷争。若听之任之，生灵为之涂炭，吾辈香火难继矣！云雨虽系秽事，然为香火计，亦不可废也。故效远祖‘知其母不知其父’之法，一雌可配数雄。此忤逆圣训之举，实乃不得已而为之，罪不在他人，在不肖孙也。然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耿耿此心，天地可鉴！”他唠唠叨叨一阵之后，回过头来，将“知其母不知其父”的方法对百十号男女说了一遍。大家开始羞羞答答，继而嘁嘁嚓嚓，后来就嘻嘻哈哈地同意了。

说实在的，当时也确实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于是瘦老汉将男女分成两部分：第一部是20岁以下的男人和17岁以下的女人，共有十男五女，这是不参加婚配的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余下的男人和女人，包括瘦老汉本人，共63个男人和21个女人，正好一女配三男。选偶不论丑俊病残，也不论是否原配，仅以岁数相近为原则。岁数是否准确，采取自报公议、互相监督的办法，多数人说了算。看来民主这玩艺儿也并非西方独有，在我们这个岛的创建之初已经是行之有效了。

只是有一个难题颇费周折，就是瘦老汉自己坚决放弃选偶的权利。他说：“出此下策，已属不赦。焉敢以老耄之躯，效儿女之态！罪过，罪过！”但这样一来，将有一组是一女配二男，这岂不是分配不公！瘦老汉自有他的想法，他对大家说，咱们能死里逃生，多亏了船老大的帮忙，这救命之恩是永世报答不了的。为此他建议，两个船家共有一女，并且先由两个船家挑选。余下的再以岁数分成若干组，由他亲自主

持，抓阄为准。如此配偶，大家再无异议，进展相当顺利，最后形成 21 组。瘦老汉又宣布，15 个未成年的小男小女，其母在哪一组，就跟哪一组生活；没有母亲的，就跟父亲所在的组生活；父母双亡的，就在没有子女的组里平均分配。不管在哪一组，也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，这些小男小女都应将自己组三男一女视为亲生父母；反过来，那三男一女也应将本组的小男小女视为亲生骨肉。以后各组生儿育女，不管是谁的种，三个男人都是孩子的父亲，对母子理应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和义务。

婚配完之后，瘦老汉又建议，岛上所有的人及其后代都要改变各自的姓氏。老汉说：“吾乱点鸳鸯谱，不唯吾愧对列祖列宗，尔等亦无颜见江东父老！复何敢辱没祖宗的姓氏！”他又说，我们能够活下来，幸亏有三件东西：一是船；二是毛栗子；三是海里的物产。因此他建议分成三大姓：一姓周。周，谐音舟，也就是船。因《百家姓》上没有舟，只得用它的谐音周。第二个姓氏就是毛姓，意为毛栗子。有人说毛不好，让人想起长毛的玩艺儿。但“祁毛禹狄”，《百家姓》上有，于是也就同意了。三姓鲍。以鲍鱼代表海产，“鄧鮑史唐”，也是《百家姓》之一。但有人建议姓于，用鱼的谐音。瘦老汉认为不妥。他说，救我们活命的不光是海里的鱼，还有贝类，特别是鲍鱼，浅水的礁石缝里到处都是，个大肉厚，营养又高。我们吃鲍鱼比吃鱼还要多些，是我们离不开的贝类。鲍鱼虽是贝类，可是“鲍”里却含有“鱼”字，所以说用鲍姓可以不偏不倚，不至于得罪天物。再说，《百家姓》中有鲍姓，何必利用鱼的谐音呢！大家最终认为还是瘦老汉说得对，于是将周、毛、鲍三个姓分给各组，三七二十一，正